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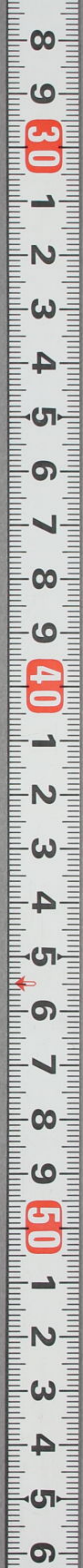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九十
至九十三



13
849
258



4 3
849
25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關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

吳魯肅臨淮東城人爲袁術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

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幼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

巢就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肅位至橫江將軍

石偉爲光祿勳及孫皓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一

冊府元龜 知幾二 卷之七十九
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阮籍初仕魏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文帝初欲爲武帝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華表仕魏爲散騎黃門郎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頰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

羊祐仕魏爲黃門侍郎及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爲

侍臣求補吏徙秘書監

武陵武帝時爲吏部尚書左僕射開府陵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功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譚

東晉爲趙王倫相國記室督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及倫誅獲免

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踊拜以自免後位至司徒人爲趙王曰大衍爲東晉亂國始潘尼爲著作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

皆罹禍酷尼遂稱疾篤取假拜掃墳墓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知幾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擅權榮

懼及禍終日昏醉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旃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旃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實才旃然之白冏以中書侍郎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嘗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旃功封嘉興伯

儲翬 山甲切 爲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威都河

間阻兵於外翬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少剛勵有志永嘉之亂同郡祖

逖擁衆部於南士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問行

還鄉里

桑冲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顥必

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

索統字叔徹燉煌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

郎中統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闕書凶

門中如市統口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

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

張載爲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仕進意遂稱疾

篤告歸卒於家

張協爲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

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咏

自娛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

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

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

象白者國家之象豈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荀邃為陳留相懷帝欲納邃女先徵為散騎嘗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邃為侍中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為吏部尚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進及於難唯邃以踈協獲免

陶臻侃之兄子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叅軍軼與元帝表不平臻懼亂作

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彦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元帝帝見之大悅臻為叅軍
衛玠懷帝未過江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玠卒於太子洗馬
羊曼為王敦右長史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知敦不臣終日酩酚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

劉喬為吏部郎王敦素與喬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喬知敦有不臣心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

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
桓彝為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
士望彝以疾去職

阮裕為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
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
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漂陽令復以公事免
官縣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郭文河內軹人隱居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高
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
之真為知幾

阮孚成帝初為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
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
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
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
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蘇峻作逆識
者以為知幾
徐邈東莞姑幕人會稽王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
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後為中書侍郎
領太子衛率

宋羊欣爲桓玄平西叅軍轉主簿叅預機要欣欲自
踈時自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
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
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疾自免

何承天爲桓偉叅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北向
朝廷承天懼禍亂未已解職還益陽

王敬弘爲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
畧江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時領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
之際要榮祖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鍾州荆楚欲請

爲南蠻較尉榮祖又固止之晦果誅死

顧覲之爲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與
殷景仁有隙覲之不欲與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
免歸在家每夜嘗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覲之竟免

張穆之爲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
左率袁淑善淑薦之于始興王濬濬深弘納爲穆之
監其禍萌思違其難言于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
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趾太守

王秀之爲桂陽王休範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

將反辭疾不就

江智淵爲竟陵王誕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憐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

南齊王儉初仕宋爲司徒長史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燦求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

劉繪爲豫章王嶷大司馬咨議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後遷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

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較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政用張欣泰

梁宋史仕宋爲皇太孫書記太孫卽位多過失德史頗自踈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卽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唯史及傅昭以清正免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宋司徒建安王休仁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齊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宋史保身守正無所叅入竟不罹其禍

王晏爲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殿較尉不拜

呂僧珍仕齊爲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
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
州僧珍固求西歸

陳謝貞爲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
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
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
日踈于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重
之弗之罪也俄而叔陵作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

卓獨不坐

後魏車路頭爲忠貞將軍明元性明察群臣多以職
事遇譴至有杖罪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
容譚笑而已

張湛仕沮渠蒙遜爲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
禮之每歲贈浩嘗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
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胡叟初在涼州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以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遠其略曰群犬吠
新客佞闇排疎賓直塗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怨

祝佗聘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遠見
詩謂吏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
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佗之有叟曰古人有言君子
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僻陋而僭微號居小事大豈若茲乎
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人夙在大魏與子暨
道非久濶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
識機拜武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陸旭孝文時爲散騎嘗侍知天下將亂遂隱于太行
山孝莊卽位屢徵不起

茹皓宣武時與趙倫同侍直禁中爲倫所忌尋遷濮
陽太守皓析然而去內不以疎外爲感及趙倫等敗
竟獲全免

穆紹宣武時爲侍中謝事還家詔諭久乃起除車騎
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受又除侍中託疾不
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舍人時孝武猜忌神武
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
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李愨初仕後魏安樂王元鑒表授武騎嘗侍時陽平

已北皆爲賊有鑒命愍討之頗有斬獲及鑿謀逆愍乃詐患風鑿信之因此得免

李渾初仕後魏爲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雒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幾

李曉仕魏爲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曉時衣冠爲鼠所噬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峻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

都從仕除垣丘守

叱列平初仕後魏爲右衛將軍時爾朱氏凌替平嘗慮危禍會神武起義平鄴被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

平鑿爲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愛妾劉氏鑿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繇是除齊州

刺史

後周黎季明初仕後魏爲步兵較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雜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除黎陽

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日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

高賓初仕東魏後棄家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及明帝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帝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嘗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將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二焉柳機爲御史大夫宣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

於鄭譚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

隋蘇威周度支尚書美陽公綽子也威周爲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王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幾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不拜

梁睿爲益州總管旣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時高祖總百揆恐爲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繇是勳薄多不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帝令有司案驗其事

王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歸大理帝慰諭遣之
王世積爲上柱國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繇是
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高祖以爲有酒疾舍之官
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裴矩爲右光祿大夫從煬帝在江都時四方盜賊蜂
起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
素勒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
人多過其所望皆得其歡心

唐竇威初仕隋爲蜀王秀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
疾還田里乃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
李百藥初隋太子舍人東宮學士或有譖百藥者懷
不自安乃託疾免去

徐文遠隋末爲越王侗國子祭酒爲李密軍所執其
後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見之先拜
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
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亦有殺故人之義相
時而動豈不然歟
杜楚客右僕射如晦之弟武德中見其兄爲太宗所
任隱太子尤忌之楚客恐禍及已遂隱於嵩山後爲
工部尚書坐事貶虔化令卒

知幾二
尉遲敬德貞觀中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鄂國公未
年靜居閑處脩理池臺嘗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
不與外人交

權臯爲具州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
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
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
天寶十日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
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
以疾亟召譽譽至臯示已暗證譽乃勉哀而哭手自
唅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

母初不知聞臯死慟哭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訖
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
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繇是名聞天下
孔巢父玄宗天寶末隱於徂徠山永王璘起兵江淮
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繇是
各位至給事中

張孝忠德宗貞元中事李寶臣爲易州刺史後寶臣
疑忌殺大將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曰將無狀
聽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覲
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之不行吾歸

死矣孝忠曰偕則併命吾留若無患也及歸果安孝忠後爲橫海軍節度使

田弘正貞元中爲魏博衙內兵馬使時節度使田季安唯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搃撫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灸灼消身委安謂其無能爲

李紳元和初爲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

後唐張全義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昭宗文德元年以後託附梁祖垂三十年初梁祖猜忌元勳舊將多遭屠戮唯全義卑身曲事所有家財率先納賂自相鄉喪師後全義每月獻馬鎧伏以補其軍兵儲稍乏則入粟爲助梁祖季年欲害全義者數四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而止

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箏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旣退寂謂人曰君在滯轂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

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在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
還山後為工部尚書致仕
晉張筠為興元節度罷居維下表乞歸咸陽俄而維
下有張從賓之亂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
焉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於第
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困乞告東歸
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破
其害而朴獨免後位至樞密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京參閱

鳳訂正

琦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一

知賢

傳曰觀其所繇察其所安人焉度哉若夫稟融朗之
識洞幾神之表懷凝掄之鑒達語默之要固亦言必
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
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得宜言色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一

之無失純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洵美外彰而謙以行已秉彝而若簡敦信而繇禮固其舉錯之際淺深可觀品藻所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知未遠至終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

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

哀多滯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嘗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嘗志相違良術藥石之療疾

美疾不加惡石

夫石猶生我

愈已疾也

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

之兵為會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

以語王王曰尚矣

上也

能敬神人

敬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享其德

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享晉楚之大夫

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

鄭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

伯有死子

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為猶

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在言

治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及魯昭公十

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

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

惟夫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曾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

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又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瞿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講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

子路曰東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不對聞又顧曰繇

東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繇也聞

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

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孟軻字子輿鄒人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又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
四之下也

侯羸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
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
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
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
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
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
故久立與其客談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
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皆驚酒
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
為公子亦足矣為一作羸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
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令公
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
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遂以侯生為上
客

魏齊下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之梁欲因
 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齊猶豫未肯見曰虞
 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
 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
 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
 君大慙命駕迎之

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

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
 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
 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矣乃裝為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乃免寇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去

半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為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

人善論議援與班彪金器重之

彪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實胡連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黃憲字叔度同郡人也

蕃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

問鄉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玉符在門規素聞

符各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

與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僉

以為彬有過人者四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

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乃共樹碑

而頌焉又郭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

志者乃共刻石碑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

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應喈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所與蔡書悉入蔡族子業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其異遂與共語因請寓宿且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已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楊賜為太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為掾屬賜及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閻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僕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閻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何從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當力慕體之不如也陳群為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為尚書令卒群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為潁川太守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為侍中潘濬為人聽察對問有

機理察見而貴異之繇是知名
蜀秦密字子勅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俱以學
行齊名後丞相諸葛亮問密以安所長密日記人之
善忘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難至交州太守士
燮厚加敬待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林靖英才
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
援急嘗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
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
諸葛亮為丞相初先主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

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荊州
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
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
吳牟術為始興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自
異政術與太嘗滕裔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
定見其在南海感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
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與孔融書曰虞仲翔虞翻前
頗為論者所稱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守徐陵翻一

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晉吳奮爲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爲縣吏奮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隸較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

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張華爲太嘗時陸機與弟雲俱入雒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周浚爲揚州刺史時陸雲初入雒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爲御史中丞時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稽康爲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爲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

山濤河內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特為綏所重每從其游戎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綏官至荊州刺史衛瓘為尚書令見樂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歿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

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郭奕太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奕初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文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訥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述雅敬重之
庾敳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

劉頌廣陵人爲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
推頌兄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達識之士也同郡劉殷郡命主簿州
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土攸辟爲
掾征南將軍牟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殷就
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
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
不竭盡臣禮便不得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

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冷
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
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
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
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表表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惋順事
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
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
晝往乃夜共造焉岱原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

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及沈爲國大中正惠帝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李喬爲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王曠爲侍中裴卣有器望元帝爲安東將軍卣爲長史曠與司馬越書曰裴卣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賈嵩爲司徒掾時同郡周顛少有重名嵩見顛歎曰

汝頽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

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伯仁顛字也

桓彝爲散騎嘗侍初遇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爲丞

相軍諮祭酒彝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

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

裘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爲太保雅重褚裒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矣

温嶠為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顛謝琨庾亮
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
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
何慮嶠嘗謂謝琨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弘遠至
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是過也

王敦為荊州牧庾亮為散騎嘗侍時敦在蕪湖元帝
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

曰庾元規賢於裴頌遠矣

元規亮字也

諸葛恢為內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為郡鈴威儀公

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恢見而奇之待以門
人之禮繇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
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
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
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聞
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
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
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將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
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

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缺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任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之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又桓彝與茂倫爲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嵒歷落可笑人也顛官至護軍將軍

褚裒爲征北將軍以義興太守荀羨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苟生負逸群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諶爲司空劉琨從事中郎楊裕字士倫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楊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

萬寵爲臨安令郭文曠達不仕旣病甚寵迎置縣中及其卒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王澄字平子爲軍諮祭酒謝琨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見鯁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爲人所慕如此

桓溫爲大司馬錄尚書事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懷佐時之志溫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時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爲隋王誕府主簿謝莊爲諮議叅軍時江智淵爲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

南齊殷冲初仕宋爲吳興令時張岱爲水部郎出補東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周顒爲中書郎吳郡錢塘杜栖少爲同郡張融所知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游多敬待之顒與栖父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時蕭景爲永嘉令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

滯者可就永寧令決

任昉字彥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為著作佐郎歸

沐以詩贈昉昉報章曰彼美咨陽子投我懷秋作詎

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其為各流所重如此

謝舉傳云此詩

昉贈舉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

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瓛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

范雲為侍中時孔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

登以祠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

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

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

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為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源初到

京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

達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元禮為殿中郎約每見筠

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

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

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

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後魏郭祚字季祐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
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
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
津梁也
賈禎爲雒陽令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
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孫蕙蔚爲黃門郎陸暉與弟恭之共候蕙蔚蕙蔚謂
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聞吾得謝張公無以延譽
汜潜燉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
之前先求旨酒美饌盡孝思之敬潜家善釀酒每節

送一壺與叟河東裴定等謂潜曰再三之惠以爲過
厚矣子惠於叟何其嘗也潜曰我嘗給祭者以其嘗
於孝思論者以潜爲君子

隋祖孝徵爲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沈時人未能測
惟任城王楷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
無所不及北齊武王初爲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
郎三年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
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
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縫衣我嘗憾
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

知賢
宜安說

楊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
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惟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特為道衡
所知嘗令在廳事帷中披簡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
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
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二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
志之士抗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彥所以勵自訟
之操申樂與之願見於行事跋而及之知其為人進

吾往也斯皆崇德廣業修身踐言瞻之在前猶恐不
 及者也至其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難樂聞道
 義形於詠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役期揖符采遠撫風
 尚以自倫儼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
 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孤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恃其舅犯
 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
 將反國無君若之心及河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
 授璧詐請于要君以利是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

晉人謂文

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娛於

隱括之中直而不沒人之善存亡汲汲蓋遠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

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

於魯

孟公綽數稱臧文柳下惠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

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老彭商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事齊威王髡博聞強記學無
 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袁盎景帝時為太嘗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汲黯為主爵都尉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鄭當時為世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自

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成都人少時名犬子既學慕

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蘭相如義而有勇故追慕之終文園

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太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危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嘗慕史鮪汲黯之為人為太中大夫病去官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質性方絜建武中徵丹為太子少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

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漢末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鄧騰爲虎賁中郎將當朝貴盛聞侍中張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余聞其爲人馮胃字世威奉世之後爲司徒李郃門人嘗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後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荀爽字慈明少時嘗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爽後位至司空張楷字公超蜀郡成者人侍中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嘗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崔瑗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敘殷勤

范丹字史雲陳畱外黃人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

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辟太傅司空府

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檐不遠萬里王暢未仕時寔慕其高名往薦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

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折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上手歸之載

刺嘗盈車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會來葬同志者乃

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

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久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

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陳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

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
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竝制總麻執
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

門寔天下致巾會其葬者
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
竝為士大夫所歸慕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
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鷹台輔遂巡王
命卒歲容與

袁紹字太初汝南汝陽人時何顥與陳蕃李膺善蕃

膺之敗遂為宦官所陷顥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
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
黨錮解辟顥司空府

魏邠原北海人黃巾起將家屬至遼東原在遼東一
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教之聲不絕
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
夫詣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嘗慕汲黯
之為人卒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聘不起卒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爲衛尉遜位拜大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吳曹嵩燉煌人爲滎陽令東海相趙咨之官道經滎陽嵩慕咨之故孝廉也路迎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晉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嘗慕季文子仲山甫之爲人至元庸中爲司隸較尉卒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格以雅重稱嘗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起家爲太子舍人

劉疇字王喬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閬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王居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雒陽卓犖不羈初爲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
興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雒陽
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
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
來將有以也足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
下與足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
卽與長假因免爲兵

嵇紹爲侍中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
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嘗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
以爲己亞遂爲友善內總心管外爲爪牙尋用爲成
都內史

王導爲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
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
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
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

阮脩字宣子嘗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
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爲太傅
行參軍太子洗馬

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爲太保專朝

政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只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雜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教之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克為揚州辟晷為主簿

郗超為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為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

宋王弘為太保凡動止施為及書翰義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嘗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祿大夫

謝靈運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立屋野外州里重其德三禮辟不就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謝靈運
顏延之並相欽重弘之初為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
稽上虞及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嵩生日
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
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
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為司徒中書監初名

幼慕荀

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後言於明

帝乃改為粲字景倩

南齊何戡字慧景廬江潯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
慕時人呼為小褚公為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解人少有風器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
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為左光祿大夫

侍中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
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王寂僧虔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
挹為祕書郎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每賓友會同麈尾語辭
 韻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
 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
 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
 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
 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
 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
 別駕宗沂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
 不答

劉璉為武陵王暉參軍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

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
 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梁韋叡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書
 之於壁以自玩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不
 事產業有田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嘗為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嘗
 不周以此為愧後為度支尚書卒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之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
 為殿中

郎後為平 王文度 土坦之 字文度 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林人在齊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顛幼清靜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屢徵南陽王左嘗侍太子舍人皆不起

馮道根字臣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謂少文嘗慕周勃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傅永為平東將軍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尉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蓋禮如舊相識

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河清末為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

後周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子也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寬後官至涉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唐璞賜姓宇文氏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璞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謹姓萬紐于氏謹乃深

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維子孫行弟姪之敬謹爲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嘗慨然思慕之官至汾州刺史

韋夔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遣夔談讒盡日恨相遇之晚後清夔至賓館夔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

書嘗慕傅介子班仲叔為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顯慶初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綱觀州蓀人也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字文紀卒為太子少師

楊師道為待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潘好禮初為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為地官員

陸象先為工部尚書象先即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充皇太子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謔當時賢達皆仰慕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

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瀾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恹生矣

李進太僕少卿暈子樂善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交結

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計樣也

後唐宰相李愚少慕晏嬰之為人故初名晏平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既往遺思是深乃有服其嘉言念其婉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祀寢遠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及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父之

會在魯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也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與又簡子有臣曰周舍

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悞悞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於洪陂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唯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昔者紂王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

之悲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痛傷之聲天喪予

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重言之者痛惜之甚

叔向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

父之死吾茂之與此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

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及鴻

東遊思恢作詩

田豐字元皓為袁紹別駕天姿瓌傑權畧多奇紹軍

之敗也土崩奔北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日向

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群

臣多諫一切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

歎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

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尤荆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

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叅軍張胤蔣琬書曰令史

失賴尤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楊顥為諸葛亮東普屬典

選舉顥死亮垂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

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
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
止操行先主以謀為少府

晉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
樂彌年行不繇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作樂
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馬策
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

孫惠為大將軍叅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為成都王
所害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闔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

悲豈一人

謝鯤為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鯤哭之慟人
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為領軍阮柯為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
心經誥博學浩聞及卒衍哭之甚慟

何充為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亮薨及葬充會
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劉惔為丹陽尹雅善言聖簡文詞相與王濛並為
談客濛卒臨殯惔以屣把塵尾置棺中因慟久之
孫悼字興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惔卒

惔字

真綽爲之誅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
以爲名言後綽嘗詣楮衷言及悵流涕曰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
卿今日作此向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桓玄聞王珣卒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爽悟經
史明徹同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用才不盡然
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
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九折風霜備經雖頽明
公神鑒亦識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
去來寘之未易耳

宋顏竣爲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于官顏竣
表世祖曰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聞之
悽愴深切嘗懷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秘書監任昉好獎進士友延
譽者率多外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
也及率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劉顯爲郡陵王長史及卒之遴
啓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柝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
山餓去東國黜士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歿

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沛國劉顯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國下宅有日須鐫墓板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其枯骨以慰幽魂乃命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爲蕭寶夤雍州從事實夤反敗儉爲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過命也如何

李神雋爲儀同路法嘗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嘗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之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相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雒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爲相竝美戴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

宋璟爲相魏知古爲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者其在魏公平乎

周馮道爲相初漢劉審交爲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

也判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理汝也
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餒役不能息也寒者
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
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
行鞭撻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害物以利已確
然行長利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
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
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之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
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
康恭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
殺無辜知民是邦本政爲民命和平寬易卽劉君之
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哭詞
六章鏤於墓碑之陰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三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寬柔

溫豫篤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

衆之所惡斯益急病讓夷薰心濡首先民之攸重禮

經之為貴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觀過以知仁御下以至寬誨盜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治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乎

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

告

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不疑學

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之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案人朝以誠長者

處官官亦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為郎其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

孝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白

名亭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吏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
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
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
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爭如此
甄宇建武中爲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
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甚
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繇是不復有爭訟後召
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
執金吾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
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
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嘗人乃共責讓主
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爲賊所圍嘉
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
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
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
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
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
有告歸寧喪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
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
事乃顯

劉寵為大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京師欲息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

罵曰畜產寬須臾遣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
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言懼其死寬嘗行有人失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首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張其
不較較報也論語曰
子曰犯而不較

陳寔潁川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嘗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
人不空用而侯嘗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倫氏傅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嘗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繇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繇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繇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牧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位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目得本牛乃還謝罪位太尉

姜肱彭城廣戚人也嘗遇盜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
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
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戴封過賊財物悉被掠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
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乏故送相遣賊驚曰此賢
人也盡還其器物位太嘗

承宮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熟人就認之
宮便傳而去繇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
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
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
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
賈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乃不受錢而去仕至達東
屬國都尉

段熲爲護羌校尉坐討羌無功輸作左較吏人守關
訟段以千數朝廷知段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段但
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

滕延爲京兆尹有名理世稱爲長者

高順爲呂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吳陸遜爲大將軍兵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嘉吏大帝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曰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歸焉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暨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民繫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繇此發名晉庾純與荀販俱爲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

素而已。販以爲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爲散騎。嘗侍販，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販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販坐免官，販旣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位東陽太守，鄧攸旣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以禮焉。勒每東，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數胡。

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對燈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請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桑虞，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知。

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處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爲盜虞默默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位寧朔將軍

周訪字士達漢末避地江南因家廬江尋陽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庾亮爲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利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嘗推誠行已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

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官至大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畱縣外黃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

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諭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願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貫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人所歎服如此

孫晷吳國富春人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割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割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

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今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繇是士庶咸敬焉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嘗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水上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位太子右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嘗以他語亂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爲牧守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使無迹可尋

郭原平有志行爲鄉里所推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

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取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小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又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舡過有相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惟原平獨任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虔吳興人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吳國義興人也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劉凝之字安隱南郡枝江人嘗為封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有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

者備之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乃送還不肯復取

凝之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齊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士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梁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

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位散騎嘗侍
裴子野遷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桡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限意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

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位至侍中

何點廬江潛人也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二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不言恣其取足

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

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爲謹答向所以退畏其愧恥
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
笥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
無復草竊

蔡凝自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之郡更令左右脩
緝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光祿大夫太和十年四
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扳

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

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
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

李孝伯嘗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太武言其所長不隱人姓名以
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位秦州刺史

崔光韶其家資產皆弟光伯所理光伯亡悉焚其契
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
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位太傅諮議叅軍

邢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位尚書

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賃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捨避位驃騎大將軍

爾朱代勤爲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

宇文測爲駙馬都尉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卽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

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

趙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饘茹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勅畱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爲淮南王府長史北齊崔暹爲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篤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宣武不悅謂暹曰

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

元文遙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仕齊爲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後周孟信魏末爲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在任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

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文帝深歎異焉

趙軌爲衛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駢馬待明於是方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隋盧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王陳議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嘗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也拒而不受性寬厚皆此類

也位儀同三司

張文詡爲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割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欲直之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者皆此類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割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其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元袞字孝整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伴者而執之袞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袞受金縱賊帝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袞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袞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袞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袞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

人所謗不付法司縣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歎異之稱爲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風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畱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賣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時論以爲真君子後特授太子中舍人員外

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仍京師畱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嘗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孔述睿爲祕書監史館修撰時令狐垣亦充修撰與

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
時人稱爲

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位平章事
任迪簡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
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王酒
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爲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舉放進士鄭明等
及覆落郎等十人貶徽爲江州刺史先是宰臣段文
昌翰林學士李紳懇言進士楊子渾周漢賓二人於

徽繼以私書及徽貶有諷徽令盡獻文昌李紳等私
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
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議以爲君

子

後唐王正言爲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
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頌所
凌正言降心下之

晉崔稅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
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位太子賓客

